

序

天地間一大戲場，生旦丑淨畢集於中。自唐復為戲文，緣以衣冠獸翁，蓬蒿賢士，糞堆連理，污泥比目，涇渭混雜，世上莫辨。君子起而指示之，則戲演焉。及後，戲一變而為傳奇，實倡自宋。蓋以戲，虛文難以利俗，而淺說足以動眾。夫傳奇於戲，名別而實因也。

今君子操觚，莫不鹹悉其意。故稗官野史，救污辟穢，於此為盛。一時市兒讀之，不知憐才為勸，好色為戒，反取色而惡才，直欲丑淨而作生旦，又烏得乎！南北■冠，風流名人也。

知憐才好色之正，得用情取士之真。嘗謂餘言，古來賢士出於席門陋巷，德婦見之裙布荆釵，如錦衣玉食，繡柱雕樑，俱屬外焉者。餘識其言而敬之，復請之小說。才色在所不偏，勸戒俱所不廢，使天下之人，知男女相訪，不因淫行，實有一段不可移之情。情生於色，色因其才，才色兼之，人不世出。所以，男慕女色，非才不韻，女慕男才，非色不名，二者具焉，方稱佳話。自非然者，即糞堆連理，污泥比目。桑間濮上之輩，何得妄以衣冠為尊。蓬蒿見鄙，浪向天地間說風流者哉！

此書梓世，固以名人之筆，復新於目，尤願同人，為生為旦，不可打落丑淨腳色，貽笑於戲場外之識者也。

康熙壬寅秋八月吳門拼飲潛夫題。